

大家都是同學，我們的老師是阿彌陀佛。

最近這段時期講經，也深深感受到佛法跟傳統文化的興衰。確實在古時候，佛法有很好的護法。佛法裡頭有沒有人才出來，護法是關鍵。所以護法的功德比弘法要大，大得很多。就如同一個學校，校長、教務長這些執事，他們的功德大，學生有沒有成就全靠這些老師。所以在過去佛法剛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最興盛的時期是隋唐。我們在傳記裡面看到，當時很多的大德都是佛菩薩再來的，天台山的智者大師是釋迦牟尼佛再來的，善導大師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窺基，這都是大菩薩再來的，都不是凡人，所以它會興旺。當然第一個護持的是國家。佛陀在世，把護法的工作都交給國王大臣，不是有大威德的人護持，很不容易發展，障礙就很多。可以說一直到清朝嘉慶之前，每一代帝王護法都很如法，嘉慶之後隨著國勢衰了。衰的原因就是沒有像過去人那麼認真學習、認真修行，信心、願心都逐漸的往下降，對現在影響最明顯的是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可以說她是完全沒有把佛法跟傳統文化放在心上，她自稱老佛爺，也就是說把佛菩薩跟這些聖賢都放在一邊，她是最大的。這個表法表得不好，讓全國的人對於傳統文化，一、二千年的傳統文化開始懷疑。所以她的罪，她墮在地獄也就是因為這個。她墮地獄很苦，晚年後悔也來不及。造成世世代代護法是把持佛法，並沒有真正護持這些年輕的學人，沒有真正護持他，所以叫把持。完全聽她的，她高興，她的喜怒哀樂就影響整個。她看不順眼的，她絕對不會保護他，甚至於還障礙他，看順眼的未必能成就。所以多少人才這樣子埋沒掉，這個罪過多重。

社會風氣，世間的災難，原因很複雜。我們這些年來，如果不是深入經藏，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。真正深入之後，慢慢覺悟、明白了。明白的人太少，真正發心的人不多，財色名利一擺在面前，人就糊塗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建道場，我們愈想愈有道理。為什麼？有道場就有名聞利養，人墮落在這裡面之後，他來生就到地獄去了。哪一個道場是大公無私，是真正在弘法利生、培養弘法人才，沒有。真正要做弘法，走釋迦牟尼佛這條路。我們是接受，這是當年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他勸我出家，一個人在台灣，沒有後顧之憂，學釋迦牟尼佛。我們了解，他叫我看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，等於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。讀完之後知道，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他是個教育家。他的父親是國王，他捨棄王位，出家來行菩薩道。什麼叫菩薩道？教化眾生叫菩薩道。所以三十歲開悟，開悟之後就開始教學，七十九歲圓寂，可以說一天都沒有休息。他每天教學，四十九年，給我們教學的人做了最好的榜樣，認真負責。所以他搞教育，說了這麼多的經論，這是因材施教。他學生當中有這個根性的、有這個緣分的他統統教，沒有這個緣分的他就不講。所以千經萬論，無量法門，四十九年所傳的有限。有緣就是有這個根性，沒有這個根性不講，是這麼回事情。他教學的目的是什麼？教學目的是幫助你，一步一步來，最初的，幫助你轉惡為善，也就是說你在六道輪迴，決定不墮三惡道，他教你這個方法。再向上提升，教你破迷開悟，最後幫助你轉凡成聖。為什麼要這樣教？這樣教才叫正法，因為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。佛的教育就是回歸你再作佛，因為你本來是佛，你回歸到佛位是正確的，他教這個。

我們本來是佛，現在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？迷了，迷了自性才變成這樣子。自性，佛跟中國聖人講的完全相同。中國聖人不是不

知道，說人性本善，還把它寫在童蒙教科書第一句話，在《三字經》裡頭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所以佛陀的教育就是幫助我們回歸本善，本善是佛，中國人稱聖人。所以聖賢的教育，它是在教你能夠達到聖人這個標準，不得已再求其次，賢人，這是聖賢。再下一層，君子，最低限度要達到君子。聖賢君子，這是中國傳統教育教學的目標。絕不是說你懂得多、記得多，你有這些才華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中國古人一向對於記問之學不重視，所謂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，不主張這個教誨。主張什麼？你要開悟，你要覺悟。覺悟，怎麼覺悟的？心要清淨，這就是禪定，禪定就是清淨心、就是平等心。清淨心是小乘定，小乘人的心，阿羅漢、辟支佛；也不錯了，他們超越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場夢，等於說從夢中醒過來，醒過來六道沒有了，找不到。所以六道沒意思，應當要放下，太苦了。

佛的教學宗旨是離苦得樂，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苦的根，究竟苦就是輪迴，你要脫離六道輪迴，離開究竟苦，往生到四聖法界。四聖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那是釋迦牟尼佛的淨土，就是十法界上面的四層。這是小成就，脫離六道輪迴。四聖法界也不是真的，還是一場夢，但是比這個夢好，那是甜蜜的夢、是美夢；這個夢是苦，苦不堪言，把你提升了。提升到四聖法界，在四聖法界裡面超越，夢醒了，夢醒了那就是佛的境界，你就差不多快回到你的自性，回到你的本善。本善是本來有的，本善裡頭包括什麼東西？釋迦牟尼佛在《華嚴》上有說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三大類。有圓滿的智慧，也就是說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此界、他方，自己、別人，沒有一個你不知道，你全知全能。為什麼？這是本能，自性裡本有的智慧，只要一開悟，沒有一樣不知道，不用學。學來的是假的，自性裡面透出來的是真的。在中國我們看到

惠能是最好的例子，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，他開悟，佛的經典，任何一部，你念給他聽，他講給你聽。佛家之外，儒家、道家你念給他聽，他都懂，甚至現在科學裡的東西，他沒有一樣不懂。為什麼？自性本能，他本來知道。德能、相好樣樣具足，沒有一樣東西是從外頭求得來的，這是佛告訴我們的。連現在一般人賺錢，賺錢都不是從外頭來的，從外面來賺這個錢，不是你自己的。

所以我在香港，有一個同修問我，拿一個光碟問我，掙錢為什麼？就是賺錢為什麼？問我這個問題。我給他的解答，賺錢是為了存到外國銀行。自己得不得用？得不到，外國銀行倒閉，全完了。銀行真的會倒閉，我在美國住的那些年，常常聽到銀行倒閉。銀行倒閉，政府有保證，但是保證只賠你十萬塊錢；十萬以上的存款，銀行倒閉，國家只負責賠你十萬。所以中國人很聰明，中國人把錢分開來，每個銀行存十萬，很辛苦。所以這不是自然的。

佛教給我們，財是你自己命裡頭有的，命裡面有的丟都丟不掉。所以你要布施，你拿出來布施完了，沒多久又來了。你看中國人過去講財神范蠡，范蠡我們認為他是財神很有道理，他教你發財之道。他幫助越王勾踐恢復國家之後，越王勾踐這個人可以共患難，不能共富貴。所以他就逃走了，改姓名，跑到齊國去做生意，齊國就是現在的山東，他是現在的浙江。陶朱公就是范蠡，帶著西施，西施是他的妻子，跑掉了，做生意，做買賣。三、四年發了大財。發財怎麼樣？他分給貧窮的人，分給大家。分完之後，從小買賣再做起，過幾年又發，三聚三散。這個人聰明，發財幹什麼？發財救濟一切苦難的人，這是正確的。他命中有財，丟掉之後立刻就又發了，這是發財之道。你能夠救苦救難，不怕沒有。

這個道理，我學佛，早年章嘉大師告訴我，我命裡頭沒有財，沒財庫，而且壽命很短。章嘉跟李炳南老居士，年歲大了，都會看

一點。章嘉大師跟李老師年齡差不多，很接近，頂多差一、二歲。我們跟他在一起，我們是小孩，他是祖父輩的，所以他對我們就很愛護。教給我們，把命裡頭不足的地方補出來。命裡沒有財怎麼辦？修財布施。沒有錢，怎麼布施法？所以章嘉大師問我，一毛錢有沒有？一毛錢可以。一塊錢有沒有？一塊錢也還行。你要有布施的心。從多少開始？從一毛、一塊修布施。那時候接觸佛法，佛門裡面有印經、有放生的，拿個單子，大家湊錢，一毛、二毛他都接受，我們就從這開始，愈施愈多。

我們這一生沒有把錢放在心上，從來沒有過問過錢。我在香港銀行有個戶頭，有人寄錢來都不知道，三年沒有問過。它要蓋大學，所以我就通知銀行的小姐，把我的帳單拿給我看看，我還有多少。我自己估計大概差不多應該有三千萬港幣，應該有這個數字。沒有想到拿來一看，我自己都呆了，八千萬港幣，還有二千萬人民幣，合港幣超過一億。換成美金送走，換了一千三百多萬美金，因為他們那裡完全要用美金。才一個月前的事情，現在我聽說銀行又有一千多萬，過幾天就匯給那邊。真的，愈施愈多，自己想不到。

前年，應該前幾年，國家紀念孫中山先生革命一百週年，就是民國一百年的慶典，國家通知商務印書館跟世界書局，再版《四庫全書》跟《薈要》。這兩個書局的總經理跟我聯繫，告訴我這個信息。好事！真印？他說真印。你看，我那個時候的錢，我有一千萬美金，我就訂一百套《四庫全書》。我說照老價錢，不能給我加價，老價錢就是初版賣的價錢，老價錢一套五萬美金，一百套五百萬。再五百萬給世界書局，《薈要》，《薈要》買了兩百套。另外我要他給我印《群書治要》一萬套，《國學治要》一萬套，這也是五百萬美金，兩家就分掉了。送給全世界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去收藏，這樣我們中國這些國寶不會失傳。災難很多，不會全部毀滅

，總有一些地方會保存。我們的目的不是別的，保存中國典籍，不能讓它喪失。所以這個好事，這人家不幹的事情，我們來幹別人不幹的事情。

現在那邊，我去年訪問，總統邀請去訪問九天，跟總統見面四次，談話的時間都很長。我就想到佛教大學、宗教大學要培養人才，培養人才斯里蘭卡是最理想的環境，因為他們的佛教他們落實，我們的佛教是口頭上的，沒真幹。全國人都能真正落實三皈、五戒、十善跟八關齋戒，全國做到，總統帶頭，這個真難得。歷史二千三百年，沒有改變。所以我們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地方。過去我們以為以佛教為國教的泰國，泰國我們去了幾次，我們感到很失望，沒有落實。這個國家真正落實，你所學的，你離開學校你就看到，因為全國人都這麼做，看到。而且全國佛弟子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，這麼大的一個比例。

每一個學佛的人對於佛經典的教義都懂得，他們那邊出家人個個都會講經，而且一定要講。星期天全國學經教，把所有的寺院開放，所有的出家人都出來講經。我們去參觀的時候，一個小圈圈、一個小圈圈，寺廟裡頭走廊上、殿堂上、空地上統統坐著人，我去寺廟看好幾次，聽眾三千人，幾十個法師分別在教，這真幹，我們別的地方沒見過。到學校參觀，每個講堂（教室），教室都供的有一個小佛龕，上課之前老師帶著學生拜佛，皈依三寶，然後再上課，教室裡頭供佛。小孩，《弟子規》真落實，小孩出門一定要拜父母，告訴父母到哪裡去，回來之後也要跟父母磕頭，真做到。所以還有這麼個地方。我提倡這兩個大學，總統立刻就答應，到斯里蘭卡來建。機緣成熟！我今年五月參加聯合國的，這是第二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活動，完了之後我到斯里蘭卡講經，講一個月，大學就正式舉行一個破土奠基典禮，我去參加。現在已經開工

，預訂兩年建成，我們現在總想希望能提前。提前的機會有，現在大家同意，真的會提前。提前是工人加多，它一個建築給我們搞二個，三個建築給我們十個，那就快了。支持的人有。所以，對佛法不懂來護持佛法，肯定出毛病。但是又不能講，講了沒人護持。這種痛苦必須得忍受，總要一、二百年之後，才能恢復正常。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地方。我沒有錢，我盡量用我的影響力，告訴大家。

教學是大問題，我跟章嘉、跟李老師沾到一點佛教自古承傳的一個邊緣，我們以後就有。佛教培養法師，是在講經裡頭的聽眾去選擇。基本的東西是德行，人沒有德行的話，幹什麼都沒有成就，所以要有德行。德行就是我們講的儒釋道的三個根，這個必須要做到，五倫、五常、八德；佛法裡面就是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。這是根，必須有這個基礎，但是這是很難到達的地方。有這個之後來學教，學教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，第一個記憶力好，你聽了你能記得住，第二個理解力好，你沒有這兩個條件，不能成就。怎麼學？老師在台上講經，你在下面聽，聽完之後第二天你複講，把昨天聽的講一遍，是這麼樣學出來的。我們要培養學生，不但你要講，你還要寫講記，講記至少要寫三千字到五千字；換句話說，你就全心全力一門方法。這個講記就是你講演的大綱，因為你要講兩個小時，兩個小時差不多將近一萬八千字，你寫不出來。所以重點綱要寫出來，你依照這個綱要去講。這個東西是你的著作，你複講的時候，現在有錄像，全部錄下來，製成光碟，是你的成績。這樣一部經講下來，你就學一部，你就學會了。學會之後，要按照古人規矩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、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。你要把這部經，我們學的標準是十遍，講十遍。十遍不夠，十遍只是個熟，不能得定，得定，中國人講的「讀書千遍」。你能不能講一千遍，如果講一千遍肯定得三昧，就是得定，得定之後就很

容易開悟，開悟這才算畢業。我們今天的大學都不能用這個方法，我在馬來西亞的漢學院，我就嘗試用這個方法。這個方法，我跟納吉首相做過很長的時間來交流，他就懂了。我說這個實驗要做成功，可以改變現前高等教育的教學理念跟教學方法，真正出聖賢！有聖賢出世，這個世界才會太平，衝突、災難才能夠化解。所以我們搞聖賢教育。帶，只能帶二、三個學生，多了沒有那麼多精神照顧。真有兩個出來就不得了，就很難得。

所以我想我們李老師在台中三十八年，他講經沒有中斷，但是一個星期只講一次，兩個小時，還有一個小時台語翻譯，實際上一個小時。一年講多少次？除了過年、放假，他也放假，所以總共一年四十五次，就是四十五個小時。不夠，薰習的力量不夠，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」，這怎麼會有成就？我們靠自己補，把不足的地方補下來。我在台中學經教，老師不講經的時候，我到同學家裡去複講，星期一在張三，星期二在李二，就是這樣子，同學家裡，所以我不中斷。老師上課我去聽課，他一個星期兩堂課，一堂是講經，一堂是教國文，就兩堂課。所以我們得自己找時間學習，自己不找時間怎麼辦？所以保持講經，天天不要中斷。要有這個毅力，要有恆心，不怕苦，這個路才走得出來。我走的這個路跟古人比，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我講經，人家要我講什麼，就講什麼，恆順眾生。如果我這麼多年講一部經，很可能就開悟。講了幾十部，幾十部就太多、太雜了，力量沒有集中。

我們現在這個漢學院，我列了十幾種，我讓每一個，我沒有老師，也沒有學生，我招研究員。這些研究員的對象，我是找中小學的老師。馬來西亞我們中國人辦的學校，小學有一千多個，中學有六十二個，我就找這裡面退休的老師，教文史的老師，他們有讀書的經驗。所以研究員有待遇的，你的生活、家庭，我們都照顧到，

讓你安心在這裡，專門攻一門。時間十年，十年就學一部經。這個實驗成功，對整個世界貢獻就很大。為什麼？大家相信。現在我們跟人家講，他不相信。十年一部經，這一部通了，實際上他部部都通，觸類旁通，他都懂，他有智慧，他不是知識。現在西方人教育的理念、方法，它是知識，求知識，它不是求智慧。知識有侷限性、有後遺症，所以它不能解決問題。社會的問題，聯合國召開和平會議，從一九七〇年到現在，四十年多，世界愈開愈亂，麻煩也愈來愈多。我們有這個緣分，參加了十幾次，對它完全了解，才想到中國古老的老祖宗有智慧，非常了不起，《群書治要》被發現，增長我們的信心。

我們今天在馬來西亞漢學院，這個十年，第一個十年；第二個十年之後，我們老師有了，老師培養出來就可以招生，正式辦大學。這個十年當中培養老師，老師學什麼？就學《群書治要》。《群書治要》的原書，一共有六十五種，老師在裡頭選一種，十年專攻這一種。《群書治要》你專講這一部分，把它講透，大家相信。我們得幹這樁事情。學國內的人所說的，要一把手支持，不是一把手做不成功。一把手要國家領導人，總統支持這沒問題，就好辦。馬來西亞有國王，但是它是君主立憲，真正的權力在首相，首相是一把手，這個來支持、來護持，問題才能解決。馬英九做總統，跟我聯繫上，我到總統府訪問他。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，我跟他見過一次面，談了一個多小時，非常愉快，談了很多問題。做了總統，跟他見面，他問我一個問題，佛教到底講些什麼？我跟他講了五十分鐘，上一堂課，什麼是佛教，其他的他沒有問我。所以對傳統文化要他支持就難了。所以要真正的認識，要是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復興，那個意義比做總統高一百倍都不止。

這個地方建寺，當時你們同學來找我，我就問大家，如果建這

個寺跟普通寺廟一樣，毫無價值，台灣寺廟夠多了。那怎麼建？台灣沒有的，那就有意義。台灣沒有什麼？講經教學的寺廟。所以這個寺廟不做經懺佛事、不做法會，就是講經教學。真正培養幾個講經教學的人，在全世界弘揚佛法，或者是在這個地方住十年、二十年，深入再培訓，這個價值就太大了。佛教從這個地方再復興起來，會影響全國、影響全世界，這個就非常有意義。佛教的經典真好，實在是好，你愈深入你就愈喜歡它，真正能幫助你解決問題。所以行師再過兩天回來，我就要告訴他，行不得了，不能再行，要住在一個地方，不可以再行。現在悟行要改作悟定。連澳洲都要放棄，交給別人去搞去，要放棄。澳洲那個地方，我看將來有一條路可以走，團結宗教，這也是好事情。我們那個小城圖文巴有十幾個宗教，現在十幾個宗教相處得非常好，一心一意想把這個小城造成全世界第一個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市，現在有一點規模，做出樣子出來了。所以今年五月聯合國的活動，我邀請他們去參加，他們在大會做了半天的報告，整整一個下午，大概有三個多小時。

一個人一生時間、精力很有限，多了照顧不過來，只能幹一樁事情，才能幹成功。所以大家全心全力護持這個道場，用古老的方法，行。你看現在台灣，我們看到果清法師，這是李老師門下，就這麼一個，三十多年，專攻戒律。在整個世界上來講，專攻戒律只有他一個。這就是明顯的例子，三十年如一日。我是今年年初，他到香港來看我，我才知道。三十年前我們在一起，他大學剛畢業，李老師辦一個內典研究班，就是研究所，招大學畢業的學生。那時候一共是八個學生，六個男生，二個女生。女生條件是以後不可以結婚，出家他不限制，不能結婚。現在八個都在，真正成就就一個。不錯，有一個就行了。他們研究班那時候六個老師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他來看我，我才知道他出家，以前聽說有一個出家，不

知道是他，見了面才知道，很難得。所以，一個在美國拿到博士、當了教授的定弘，跟著我也有十年，我讓他去學戒律，至少五年。你要沒有戒律的基礎，你將來講得再好，人家說沒有懂得戒律，就完了。所以，「戒為無上菩提本」，不從戒律上修，都不是真的。這個要做好樣子。

斯里蘭卡你去看，你看戒律，人人都很難得，尤其出家人，不敢不學戒律。我們中國大乘戒律在家人不准看，斯里蘭卡沒有，統統可以看。所以他們人都知道，你要是做得不對的話，他可以指責你，你犯了哪條戒；嚴重的話，他就請你把袈裟脫掉，還俗，你不够資格出家。所以等於說全國人監督出家人，出家人在寺廟可以馬虎一點，出去一定照規矩。所以戒律大家都懂。戒律沒有說不能看的，中國大乘不准看戒律，是怕拿著戒律批評出家人，造口業，原因在此地，並不是神祕。所以我們在斯里蘭卡看到的制度很好，很多值得我們學習。一定要有小乘基礎，這是佛在經上說的，「佛子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這佛不承認。所以佛主張循序漸進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。你看他一生教學，阿含就是小學，十二年；方等好比中學，八年；他這個基礎二十年，然後再講般若，這是大乘經，般若講二十二年；最後法華、涅槃八年，等於研究所，幫助你一生證得究竟圓滿。所以他是有次第的，他不是隨便講的，都給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。

走這條路，你走通了，你才知道這一生活得有意義，這一生活得有價值，這條路沒走錯。特別是淨土，淨土宗裡近代的夏蓮居老居士，會集《無量壽經》，太完美了。黃念祖居士這部《集註》，表現高度的智慧，用了八十三部經論，一百一十種祖師的註疏，來註解每一句的經文。我們學這個註解，等於學了八十三部大小乘經論，一百一十種祖師的開示，多難得。希望大家努力，等行師回來

，我就勸他。